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 煌 吐 蕃 文 献 丛 书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 文化卷

郑炳林 黄维忠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K870.6
20/28

阅 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 煌 吐 蕃 文 献 丛 书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 文化卷

郑炳林 黄维忠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王 尧	陈 践	谢后芳	黄布凡
罗秉芬	李有义	王青山	陈 楠 汉译
褚俊杰	格桑央京	黄维忠	刘英华

陈 践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 文化卷: 汉文、藏文/郑炳林, 黄维忠主编; 王尧等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5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郑炳林, 黄维忠主编)

ISBN 978-7-105-11525-9

I. ①敦… II. ①郑…②黄…③王… III. ①敦煌学—文献—汇编—汉语、藏语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7373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张运珍

封面设计: 孟 龙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h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24.625

定 价: 62.00 元

ISBN 978-7-105-11525-9/K·2028 (汉 112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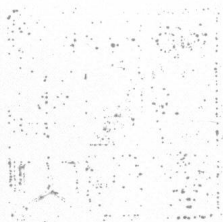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编委会

主编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维忠 (《中国藏学》副主编、副编审)

编委 (以笔划为序排列):

巴桑旺堆 (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尧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
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践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
拉巴平措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
波波娃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郑阿财 (台湾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 (中华书局编审)
高田时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二十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敦煌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还有很多非汉文文献，如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特别是藏文文献以其规模大、内容丰富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批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而著称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国外有拉露、托玛斯等，国内有王尧、陈践等，他们为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青年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其中以法国的收藏内容最为丰富，而以中国的规模最大。这些藏文文献的主要部分是佛教经典，还有不少是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唐代敦煌及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很多藏文文献已经汉译并被专家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论著大多分散刊布发表，这种情况对了解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进度和利用这些文献及其研究成果非常不利，鉴于这种状况，我们邀请陈践先生等组织藏学研究专家，对敦煌藏文文献重新进行翻译整理研究，分类结集，出版《吐蕃文献丛书》。该丛书下分两个系列：一为《吐蕃文献选辑系列》，二为《吐蕃文献研究系列》。其中后一系列拟收集目前有关学者研究吐蕃文献的成果。《吐蕃文献选辑系列》选取代表性的敦煌吐蕃文献（以敦煌为主的吐蕃时期的文献），拟分宗教、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文字、科技等专题，以单一文献为单位，进行解题、录文、汉译文和注释工作，如某一文献有多种汉译本，则一并收录，以方便敦煌学、藏学研究者的利用。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基地，早在1979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1400万

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发挥了引领研究发展的作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促进了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在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为本学科的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此外,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拥有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 2010 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 54 人,14 人晋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导师,20 人晋升副教授,33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10 余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1 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 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前后接收留学生 40 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留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特别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 120 多项,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 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希望专家们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的实际运作者是我的学生黄维忠,他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付出了

很多努力。黄维忠是兰州大学历史系 87 级学生，我是班主任。黄维忠的硕士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期间学习了古藏文，后来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随我攻读博士学位，论文专注于敦煌藏文发愿文研究，2004 年毕业。他的博士论文《8—9 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作为“敦煌学博士文库”系列之一由民族出版社在 2007 年出版，出版后获广泛好评，并在 2010 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研究专著类”二等奖。

我们差不多在 2006 年前后就筹划这件事情，就丛书的规模、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多次商讨、设计，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部丛书终于要陆续与大家见面了。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从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陈践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该丛书的出版得到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也没有丛书的面世。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的出版付出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前 言

本卷共收录敦煌吐蕃文书 19 篇，其中前 12 篇（P. T. 127 正、背面文书作为 2 篇）均为占卜文书，后 7 篇系涉及吐蕃时期伦理道德、藏译汉籍、丧葬习俗等内容的文书。

以上文书的译释和研究成果，大部分已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过。我们此次选编时，又对藏文录文及译文进行了全面的校对和修订。凡在发表时没有藏文录文只有拉丁转写的，均补录了藏文录文，诸如 P. T. 1042 号、P. T. 351 号。为便于查阅比读，书后附文书影印件。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此卷的文书体例尽量作了统一，如能改为脚注的内容均作脚注处理，但个别文书由于解题、汉译文中的注释有相互参照部分，如改为脚注，则尽失原貌，故仍保留篇末注的形式。

出版此书的目的，是向学术同行提供一部信实的敦煌吐蕃文书的录文和译文资料，以满足进一步、多角度研究的需要，故而各篇文书的研究部分暂时未予收录。此书若能对深入研究吐蕃文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别感谢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他研究敦煌汉文文书成果累累，此次又鼎力支持敦煌吐蕃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令人感动和钦佩。同时，也要感谢参与此书策划、打印和校订的黄维忠博士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任小波和阿旺加措。他们付出的不少辛劳，也令人难忘。

陈 践

2009 年 12 月 12 日

目 录

《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编纂缘起	郑炳林(1)
前 言	陈 践(1)

上 篇

敦煌藏文占卜文书述略	(3)
一、占卜文书的分类	(4)
二、占卜文书的思想内容	(9)
三、占卜文书所反映的社会习俗	(10)
四、占卜文书所见文化词语	(12)
P. T. 1047 羊胛骨卜	(17)
一、解 题	(17)
二、藏文原文	(18)
三、汉译文	(34)
王尧、陈践译文	(34)
TOL Tib J 738 (Vol. 55, fol. 6) 骰卜	(43)
一、解 题	(43)
二、藏文原文	(45)
三、汉译文	(52)
王尧、陈践译文	(52)
谢后芳译文	(64)
李有义、王青山译文(英译汉)	(76)
P. T. 1051 骰卜	(90)
一、解 题	(90)
二、藏文原文及词语解释	(91)

三、汉译文·····	(94)
陈践译文·····	(94)
IOL Tib J 740(Ch. 9. II. 19) 骰卜 ·····	(97)
一、解 题·····	(97)
二、藏文原文·····	(98)
三、汉译文 ·····	(104)
格桑央京译文 ·····	(104)
P. T. 1046 骰卜 ·····	(108)
一、解 题 ·····	(108)
二、藏文原文 ·····	(109)
三、汉译文 ·····	(110)
陈践译文 ·····	(110)
P. T. 1055 金钱卜 ·····	(112)
一、解 题 ·····	(112)
二、藏文原文 ·····	(112)
三、汉译文 ·····	(115)
王尧、陈践译文·····	(115)
IOL Tib J 742(Ch. 9. II. 68) 金钱卜 ·····	(117)
一、解 题 ·····	(117)
二、藏文原文及词语解释 ·····	(118)
三、汉译文 ·····	(120)
陈践译文 ·····	(120)
P. T. 1045 鸟卜 ·····	(123)
一、解 题 ·····	(123)
二、藏文原文 ·····	(124)
三、汉译文 ·····	(126)
王尧、陈践译文·····	(126)
陈楠译文 ·····	(128)
P. T. 55 十二因缘占卜 ·····	(130)
一、解 题 ·····	(130)
二、藏文原文 ·····	(132)
三、汉译文 ·····	(137)
格桑央京译文 ·····	(137)

黄维忠译文	(142)
P. T. 351	(145)
一、解 题	(145)
二、藏文原文及词语解释	(146)
三、汉译文	(149)
格桑央京译文	(149)
P. T. 127 号(正面)十二生肖命相	(152)
一、解 题	(152)
二、藏文原文及词语解释	(152)
三、汉译文	(156)
陈践译文	(156)
罗秉芬、刘英华译文	(158)
P. T. 127(背面)时日宜忌	(161)
一、解 题	(161)
二、藏文原文	(161)
三、汉译文	(163)
陈践译文	(163)

下 篇

P. T. 1283、P. T. 2111《礼仪问答》	(167)
一、解 题	(167)
二、藏文原文	(169)
P. T. 1283 原文及词语解释	(169)
P. T. 2111	(186)
三、汉译文	(188)
王尧、陈践译	(188)
P. T. 986《尚书》	(200)
一、解 题	(200)
二、藏文原译及词语解释	(203)
三、汉译文	(209)
王尧、陈践译文及《尚书》原文	(209)

黄布凡译文	(214)
P. T. 1291《战国策》	(217)
一、解 题	(217)
二、藏文原文及词语解释	(218)
三、汉译文	(222)
王尧、陈践译文	(222)
P. T. 1042 苯教丧葬仪轨	(228)
一、解 题	(228)
二、藏文原文	(233)
三、汉译文	(237)
褚俊杰译文	(237)
P. T. 239、IOL Tib J 504 苯教丧葬仪轨	(249)
一、解 题	(249)
二、藏文原文	(256)
P. T. 239 原文	(256)
IOL Tib J 504 原文	(258)
三、汉译文	(259)
褚俊杰译文	(259)
附：写卷影印件	(271)

上篇

敦煌藏文占卜文书述略

巴黎法国科学院西藏中心和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合编的《敦煌藏文选集》第1—2集中,属于占卜类的文书有P. T. 55、127(正面)、127(背面)、239、351、1043、1045、1046、1047、1051、1055等卷号。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所藏编号IOL Tib J 730、731、732、733、734、735、738、739、740、741、742、743、744的写卷,均为占卜文书。我们阅读或翻译了《敦煌藏文选集》第1—2集中的全部占卜文书。英藏的敦煌占卜文书,由于暂时未能全览藏文原卷,只解读或讲解过三份占卜文书,这三份是英藏占卜文书中最完整、最长的文书,即IOL Tib J 738(Vol. 55, fol. 6)、IOL Tib J 740(Ch. 9. II. 19)、IOL Tib J 742(Ch. 9. II. 68)。

本书所收12份占卜文书,从卦象、卜具、卜辞、行文“怪字”多寡等方面分析,大致可以判断其年代何者居前、何者为晚。P. T. 1047号羊胛骨占卜文书出现最早,详见后述。骰卜、金钱卜、鸟卜居中,其他占卜类则较晚。如P. T. 55号文书的卜辞,大部分内容与986年(雍熙三年)施护所译的《十二缘生祥瑞经》相同,而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坐标为1002年或1035年,因此这件文书大致产生于986—1035年之间。又如P. T. 351号占卜文书与景教有关,而景教传入敦煌大致在8世纪末—10世纪之间,因此这件文书应问世于10世纪左右。此外,P. T. 351号文书通篇没有一个反写的ཁྱེ,这在敦煌藏文文书中十分罕见;而“善男子”、“持金刚”、“吉祥释迦”等佛教语词,均说明其出现时期较晚。

关于藏汉占卜文书的关系,也可从卦象、卜具、卜辞等方面来分析。除P. T. 1047号羊胛骨卜外,其余11份占卜文书均与性质相同的敦煌汉文文书有明显或密切的关系。如金钱卜所用的卜具为12枚“铜子”,藏文占卜文书即采用“铜子”的汉语音译རྩལ་ཁྱེ་指称其卜具。IOL Tib J 742(Ch. 9. II. 68)号“金钱神课判词”首尾完整,第43行出现“无曼十二文”卦象,第46行则出现“无文十二曼”卦象。敦煌汉文占卜文书S. 813、S. 1468、S. 3724、S. 3724v、S. 5686、S. 11415等6件十二铜钱卜法均为残卷,^①即使将其卦象全部拼凑起来,也没有“无文十二曼”,因此有专家认为可能原本就无这一卦象。而藏文写卷所反映的情况,正好弥补了此类汉文写卷的不足。看来汉文写卷原本存在“无文十二曼”,仅是因为残缺而没有出现罢了。从英藏敦煌藏文文书目录来看,以金钱卜卷号数量最多,其次为鸟卜,说明当时这些简便易行的卜法十分流行。再如P. T. 127号正面十二生肖命相

①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2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文书原文无标题,是根据同一性质的敦煌汉文文书命名的,与 P. 3398 号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性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前者可能为后者的扩展文本,增加了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佛教事例,而后者“为归义军时期敦煌三界寺法律所抄,所以 P. T. 127 禄命文书的抄创时间自然也可大致判定在这一时段”,^①即在 10 世纪 P. T. 127 号等同类占卜文书已经流传。

现就以上所列敦煌藏文占卜文书的分类、思想内容及其所见的社会习俗、文化语词诸问题分述如下:

一、占卜文书的分类

(一) 羊胛骨卜

法藏 P. T. 1047 号文书存 402 行,首尾残缺,是敦煌文书中最长的一份藏文占卜文书。据老一辈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教授与木雅贡布先生解释,其卦具可能是羊胛骨,占卜术与汉族基本相近,根据炙灼胛骨后出现的纹理判断吉凶,卦象比较复杂冗长,可能属于象雄语,只有留待以后去做研究了。一般认为:上部纹理,右侧纹理为吉;左侧为中;下部为凶。直至现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信仰苯教的人还常用此法占卜,毗邻的彝族也用此法。

P. T. 1047 号文书内容与其他占卜文书相比,可以说“小同大异”。所谓“小同”者,指均有寿元占、子息占、怨敌占、财运占、疾病占、邪魔占以及谋事能成否、出行人归否等占卜事项。所谓“大异”者,指存在其他占卜文书未曾出现或很少出现的卜辞,例如所涉及的官方占卜等问题。此外,这件文书没有其他占卜文书中常有的卜辞,如行商盈利否、诉讼获胜否、婚姻顺利否诸内容。一般而言,商业反映社会的生产和贸易水平,诉讼反映民事纠纷的法律解决方式,婚姻反映配偶制的实行状况。说明这件文书所代表的时间早于其他占卜文书,当时上述三类事项尚处于启蒙的阶段,在社会生活中未占重要地位。

(二) 骰卜

骰卜是在一枚四面骰子上写有 1—4 个小圆圈,即○、○○、○○○、○○○○,骰子中间贯以中轴,捻之,中轴转动,连捻三次,其三次落点数,即为卦象。如○○○—○○○○—○○的卦象,汉文译文中常用 3—4—2 表示。○—○○—○○○的卦象,则用 1—2—3 表示。本书收入 4 份骰卜文书,其卷号为 IOL Tib J 738 (Vol. 55, fol. 6); P. T. 1051; IOL Tib J 740 (Ch. 9. II. 19); P. T. 1046。从骰点书写位置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骰点横书独占一行,如 P. T. 1046 号藏文文书第 25 行的卦象为○○—○○○—○○○○。一类是骰点直书于每卦行首,如 IOL Tib J 738 (Vol. 55, fol. 6) 号藏文文书第 13 行的卦象为:: 1:: 1:: (均为空心圆点),即汉译文第 7 卦的 3—4—4; 第 18 行藏文的卦象为:: 1: 1: (均为空心圆点),即汉译文第 8 卦 4—2—2。

IOL Tib J 738 (Vol. 55, fol. 6) 号文书共 193 行,全卷可分 34 组半段落。其文体的特

① 陈于柱:《敦煌藏文本禄命书 P. T. 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中国藏学》,2009 (1)。

点是，卦象之后，为短偈韵文，行数5—16行不等，主要是对景物、动物的描绘，如花草、树木、山水、牛羊、鹿等，朗朗上口，十分优美，难怪托玛斯将这件文书收入《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其卜辞部分，则为散文。P. T. 1051号文书存73行，首尾残缺，全卷可分11组半。这件文书与Vol. 55, fol. 6号文书韵文部分十分相似，近于雷同，但散文部分（卜辞内容）却相距甚远。Vol. 55, fol. 6号文书中每段都有行商盈利否、诉讼获胜否的卜辞，P. T. 1051号文书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说明后者可能早于前者。另外，P. T. 1051号文书，每段卜辞前没有骰点，即没有卦象，是否为遗漏之故有待进一步考证。

现在比较两份占卜文书的卜辞内容。请看IOL Tib J 738 (Vol. 55, fol. 6)号文书第37—42行，汉译文第12段为：

“2—3—3—2 (?)

啊！在那草坪上方，

公鹿成群栖居，

七只猎犬相围，

紧围脱身无望。

孤独一只野兽，

七个猎人相围，

脱身哪有指望。

此为美女‘协来’之卦：汝得此卦，问家人与寿数，魑魅深居家宅，百事无成，若不驱之，办事不成。行商无利。问敌相遇。娶亲不成。问出行人，不归。失物不觅。诉讼不胜。向何事皆凶。”^①

再看P. T. 1051号文书，第59—64行：

“在那山岗上方，

公鹿成群栖居，

七只猎犬相围，

紧围脱身无望。

一个猎人拦住，

一只孤独弱兽，

脱身哪有指望。

此乃大美女之卦。地方邪魔，厉鬼来吃汝，不吉，会死。因想邪魔会如此伤害，财运占逃避，要警惕！若占卜病人，极凶要死。占卜攻敌卦，吉；占卜怨敌来犯之卦，凶，要警惕！敌人凶多，换掉战神。”

①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译文见第111页，藏文见第37—42行。